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論語筆解二卷舊本題唐韓愈李翱同注中間所注以韓曰李曰爲別卷張籍集祭韓愈詩有論語未訖註手迹今微茫句邵博聞見後錄遂引爲論語注未成之證而李漢作韓愈集序則稱有論語注十卷與籍詩異王楙野客叢書又引爲已成之證晁公武讀書志稱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氏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是論語注外別出筆解矣新唐書藝文志載愈論語注十卷亦無筆解惟鄭樵通志著錄二卷與今本同意其書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宋大中時人所作資暇集一條云論語宰子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

論語集注卷之五
之寢畫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所訓解又一條云傷人乎不問馬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爲否然則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謂宋人僞撰且畫寢一條今本有之廐焚一條今本不載使作僞者剽掇此文不應兩條相連撫其一而遺其一又未可謂因此依託也以意推之疑愈注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翔亦間相討論附書其間迨書成之後後人得其稿本採注中所未載者別錄爲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傳而遺書之中又別有論易諸條朱子有詩傳而朱鑑又爲詩傳遺說之例題曰筆解明非所自編也其今本或有或無者則由王存以前世無刊本傳寫或有異同邵博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王楙所見本亦無之則諸本互異之明證矣王存本今未見魏仲舉刻韓文五百家注以此書附末今傳本亦稀此本爲明范欽從許勃本傳刻前載勃序仍稱筆解論語一十卷疑字誤也又趙希弁讀書附志曰其間翔曰者李習之也明舊本愈不著名而翔所說則題名以別之此本改稱韓曰李曰亦非其舊矣

論語筆解序

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一十卷其間翹曰者蓋李習之同與
切磨世所傳習率多誤舛始愈筆大義則示翹翹從而交相
明辨非獨韓制此書也噫齊魯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
漢魏學者注集繁濶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拳淵微可
謂窺聖人之堂奧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旨哉予繕校
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博故序以發之

論語筆解卷上

墨海金壺 經部

唐 韓愈 等 撰

學而第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馬曰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信未

孚非反覆不定之謂

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馬云

反覆失其旨矣

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馬曰恭不合禮非禮也能遠耻辱故近禮

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恭必以

禮為本

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不死則得禮矣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韓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嫌皆不可失斯迺可尊

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孔曰敏疾

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韓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

李曰凡人事政事皆謂之事迹若道則聖賢德行非記誦文辭之學而已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此稱爲好學孔云問事是非蓋得其近者小者失其大端

爲政第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包曰蔽猶當也又曰歸于正也

韓曰蔽猶斷也包以蔽爲當非也按思無邪是魯頌之辭仲尼言詩最深義而包釋之畧矣

李曰詩三百篇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子夏日發乎情民之性也故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故終無邪一言詩之斷也慮門人學詩徒誦三百之多而不知一言之斷故云然爾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

韓曰天命深微至蹟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

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先儒失其傳惟孟軻

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知性所以知

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造其微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鄭曰耳聞其言知其微旨也馬曰矩法也

從心所欲無非法

韓曰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李曰上聖既順天命豈待七十不踰矩法哉蓋孔子興言

時已七十矣是自衛反魯之時也刪修禮樂詩書皆本天

命而作如其順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孔曰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矣

韓曰先儒皆謂尋釋文翰由故及新此記問之學不足為

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可為師法

李曰仲尼稱子貢云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溫故知新義

同孔謂尋釋文翰則非

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

人多言而行不周

韓曰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孔失

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

李曰子貢門人上科也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聞仲尼此

言而尋發問端仲尼謂但行汝言然後從而知不器在汝
非謂小人明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曰文質禮變

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

李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者謂

一時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衰可知焉窮此深

旨其在周禮乎

韓曰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之之

義其深矣乎

八佾第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鳴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馬曰救止也包曰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者乎

韓曰謂當作爲字言冉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

乎包言泰山之神非其義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曰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肅敬與不祭同

韓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僖公

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

蓋嘆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

與不祀同焉

李曰包既失之孔又甚焉孔注祭神如神在謂祭百神尤

於上下文乖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鄭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廟享

韓曰人君謂天子也非諸侯通用一禮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氏曰不告朔非禮也吾謂魯祀周公以天子禮魯君每月朔不朝於周但朝周公之廟因而祭曰廟享其實以祭爲重爾文公旣不行告朔之享而空朝於廟是失禮也然子貢非不知魯禮之失特假餼羊之問誠欲質諸聖人以正其禮爾又曰天子云聽朝謂聽政於天下也諸侯云告朔謂以下之政告于上也每月頒朔於諸侯諸侯稟朔奉王命藏祖廟於是魯有廟享之文他國則亡此禮

李曰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於廟吾謂魯禮正月歲首謂之朝正他月卽謂之告朔蓋二禮歟

又曰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蓋當時諸侯皆有稟命告朔明文其所無者惟朝正不侔周公廟享爾

里仁第四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爾李曰下篇第九云子絕四曰毋固注云無可無不可在毋罔執焉王通云不可天下所共存也孟子曰惟義所在

其旨同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孔曰懷德懷安也懷土重

遷也懷刑安于法也包曰懷惠恩惠也

韓曰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

李曰君子非不懷土也知土均之法乃懷之矣小人只知土著樂生之惠殊不知土之德何極于我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

李曰參也會是其忠也參至孝是其恕也仲尼嘗言忠必

恕恕必忠闕一不可故曾子聞道一以貫之便曉忠恕而已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包曰數謂速數之數

韓曰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為辱乎吾謂數當謂頻

數之數

李曰頻數再三瀆必辱矣朋友頻瀆則益疏矣包云速數非其旨

公冶長第五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付已知時變

李曰孔言未能究習是開未足以仕非經義也鄭言志道深是開以不仕爲得也非仲尼循循善誘之意云善其能付已知時變斯得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曰

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爾

韓曰回亞聖矣獨問子貢孰愈是亦賜之亞回矣賜旣發明顏氏具聖之體又安用慰之乎包失其旨

李曰此最深義先儒未有究其極者吾謂孟軻語顏回深入聖域云具體而微其以分限爲差別子貢言語科深於顏回不相絕遠謙云得具體之二分蓋仲尼嘉子貢亦窺

見聖奧矣慮門人惑以謂回多聞廣記賜寡聞陋學故復云俱弗如以釋門人之惑非慰之云也

韓曰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具體八分所不及回二分爾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舊文作畫字

韓曰晝當爲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足深誅又曰於子顯是言宰予也下文云始吾今吾者卽是仲尼自謂也

李曰於子與何誅并下文於子與改是二句先儒亦失其旨吾謂仲尼雖以宰予高閎晝寢於宰予之才何責之有

下文云於宰予言行雖晝寢未為太過使改之不晝亦可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孔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韓曰孔說麤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

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

李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仁夏禮

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蓋門人只知仲

尼文章而眇克知仲尼之性與天道合也非子貢之深蘊

其知天人之性乎

雍也第六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馬曰人之生日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曰誣罔正

直是幸也

韓曰直當為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

無其德免於咎者眇矣古書德作惠

李曰洪範三德正直在其中剛柔共成焉無是一者必有

咎況咸無之其能免乎包謂誣罔正直則罪無赦何幸免

哉馬言自終又非生也之義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曰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韓曰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

李曰有王道焉吾從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譎是也有

師道焉得天子禮樂吾舍魯何適是也然霸道可以至師

道師道可以至王道此三者皆以道言也非限之以器也故下文云觚不觚言器不器也觚哉重言不器所以臻道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逆道也

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李曰文勝則流靡必簡約禮稱君子之中庸是也鄭言違畔之畔豈稱君子云哉失之遠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曰行道非婦人之事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韓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亂之厭孔失之矣為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厭為撼益失之矣吾謂仲

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

李曰古文濶畧多為俗儒穿鑿遂失聖人經旨今退之發明深義決無疑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若老彭祖述之而已

韓曰先儒多謂仲尼謙詞失其旨矣吾謂仲尼傷已不遇嘆其道若老彭而已

李曰下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制禮作樂慕周公所為豈若老彭述古事而已顯非謙詞蓋

論語集注卷上
九
嘆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爾

韓曰殷賢惟伊傅餘固蔑稱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焉

韓曰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羞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爲束羞則然矣行吾而教之非也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脩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李曰誨人不倦此其旨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

夫子不爲也

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夷齊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韓曰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子雖惡不怨也又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爲衛君而已

李曰聖人之言無定體臨事制宜孟軻論之最詳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抵仲尼與時偕行與時偕極無可無不可是其旨也其餘稱賢且仁誠非定論韓曰習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可槩窺其極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音也孔曰雅音正言也鄭曰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

韓曰音作言字傳寫之誤也因注云雅音正言遂誤爾

李曰孔鄭注皆分明但誤一音字後人惑之蓋一時門弟

子所記錄云子所雅言即下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云爾

其義煥然無惑

泰伯第八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

禮則絞王曰蕙懼貌絞刺也

韓曰王注云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為

勞為蕙過則為亂為絞絞確也

李曰上篇云禮之用和為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言

發而皆中節之謂和也今言恭必企而進禮不可太過大

抵取其制中而已乎

韓曰上篇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正謂

言禮之皇極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包曰興起也禮所以立身樂以成性

韓曰三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畧之遂惑於二矣

李曰詩者起於吟咏情性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止乎

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于樂也三經一

原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

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布德廣遠民無能識

其名

韓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識其名也

李曰仲尼稱堯如天之難狀也亦猶顏回稱仲尼如天彌高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與此義同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包曰寡能及之故希言

韓曰仲尼罕言此三者之人焉非謂罕言此三者之道也李曰上篇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仲尼凡於道則無不言但罕有其人是以罕言爾下篇云必有之吾未之見此罕言之義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王曰無任意無專必無固行無有其身也

韓曰此非仲尼自言蓋弟子記師行事其實子絕二而已

吾謂無任意即是無專必也無固行即是無有己身也

李曰非弟子記之繁傳之者誤以絕二為四也但見四母字不曉二義而已亦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雖四事其實

二事云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無此瑞

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迺八卦是也

韓曰王道盛則四靈為畜非但受命符爾

李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皆言王道太和及此矣聖人傷己之不得見非受命

祥瑞爾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

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包曰恍惚不可得而形容孔曰不能及夫子之

立所

韓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此顏回自謂雖卓立未能
及夫子高遠爾

李曰退之深得之矣吾觀下篇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所立卓爾尚未可權是顏回自謂
明矣孔義失其旨

子路使門人爲臣鄭日子路欲使弟子行爲臣之禮也

韓曰先儒多惑此說以謂素王素臣後學由是責子路欺
天吾謂子路剛直無諂必不以王臣之臣欺天爾本謂家

臣之臣以事孔子也

李曰卿大夫稱家各有家臣若與臣隸隸臣臺臺臣僕之
類皆家臣通名仲尼是時患三家專魯而家臣用事故責
子路以謂不可效三家欺天爾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孔曰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有所立未必能權量輕重

韓曰孔注猶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即權者經
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
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

李曰權之爲用聖人之至變也非深于道者莫能及焉下
文云唐棣之華偏其反爾此仲尼思權之深也公羊云反

經合道謂之權此其義也

鄉黨第十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即皮弁服也

韓曰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

李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今究其義皆因

吉禮以別下文凶賓嘉爾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廟之阼階

韓曰正文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

李曰仲尼居鄉似不能言者覩儺鬼非禮也故朝服立階

欲止之使不儺適會時當在阼階爾別無異義

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周日子路共之非本意不

荷食故三嗅而作

韓曰以為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為鳴鳴之鳴雉之聲也

李曰子路拱之雉嗅而起記者終其享爾俗儒妄加異義

不可不辨也

論語筆解卷下

先進第十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韓曰門謂聖人之門言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非謂言仕進而己

李曰如由也升堂未入於室此等降差別不及門猶在下列者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

韓曰論語稱字不稱名者多矣仲尼既立此四品諸弟子記其字而不名焉別無異旨

李曰仲尼設四品以明學者不同科使自下升高自門升堂自學以格於聖也其義尤深但俗儒莫能循此品第而窺聖奧焉

韓曰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謂默而識之故存乎德行蓋不假乎言也言語科次之者易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不可為典要此則非政法所拘焉政事科次之者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非事文辭而已文學科為下者記所謂離經辯志論學取友小成大成自下而上升者也

李曰凡學聖人之道始於文文通而後正人事人事明而後自得於言言忘矣而後默識己之所行是名德行斯人

聖人之奧也四科如有序但注釋不明所以然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曰

幾聖道雖數空墮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韓曰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近之矣謂富不虛心

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忘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每空而能中其空也貨當為資殖當為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

李曰仲尼品第回賜皆大賢豈語及貨殖之富耶集解失之甚矣吾謂言語科實資權變更能慮中乎即回之亞匹明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善人不但不循舊迹亦少

創業亦不能入
聖人之奧室

韓曰孔說非也吾謂善人即聖人異名爾豈不循舊迹而
又不入聖人之室哉蓋仲尼誨子張言善人不可循迹而
至於心室也聖人心室惟奧惟微無形可觀無迹可踐非
子張所能至爾

李曰仲尼言由也升堂未入於室室是心地也聖人有心
有迹有造形有無形堂堂乎子張誠未至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孔曰論篤是口無擇言
君子是身無擇行色莊

者不惡
而嚴

韓曰孔失其義吾謂論者討論也篤極也是此也論極此
聖人之道因戒子張但學君子容色莊謹即可以及乎君

子矣

李曰與疑辭也乎語終也上句云論篤是與者言子張未
一極此善人也下句言莊者欲戒子張檢堂堂之過約歸於
君子容貌而已孔註云三者為善人殊失聖人之本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曰

言夫子在己
無所敢死也

韓曰死當為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
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

李曰以回德行亞聖之才明非敢死之士也古文脫誤包
註從而訛舛退之辯得其正

點爾何如至童子六七八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曰暮
春季春

韓曰浴當為汭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李曰仲尼與點蓋美其樂王道也餘人則志在諸侯故仲尼不取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曰克己約身也孔曰復返也身能返禮則為仁矣

韓曰孔馬得其皮膚未見其心焉吾謂回問仁仲尼答以禮蓋舉五常之二以明其端焉故下文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舉五常之四以終其義

李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常之具也今終之以動者貌也貌為木為仁此問非顏回具體安能究仲尼之心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矣夫

韓曰簡編重錯雍也篇中已有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矣夫今削去此段可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

韓曰此與上篇色莊者乎一義也皆斥言子張質直莊謹下於人則為達士矣

李曰下文云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此並戒堂堂乎張不貴必聞在乎必達

子路第十三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韓曰政者非更改之謂也事者非謂常行事也吾謂凡干典禮者則謂之政政即常行焉則謂之行行其常則謂之人事

李曰政事猶言文學也文之義包乎天地大矣學之者人也政之事包乎典禮大矣事之者人也仲尼蓋因冉有之對以明政事不可不分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以為士矣子曰宗族稱其孝焉鄉黨稱其悌焉

舊本子曰行已有恥為上文簡編差失也

韓曰孝悌為百行之本無以上之者

曰敢問其次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為鄭曰硜硜小人之貌也

韓曰硜硜敢勇貌非小人也小當為之字古文小與之相類傳之誤也上文既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之為耶當作之人哉於義得矣

李曰請以四科校量次第則孝悌當德行科上也使四方不辱君命當言語科次也言必信行必果當政事科又其次以推文學可知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曰即就戎兵也

韓曰七年義不解吾謂卽戎者衣裳之會兵車之會皆謂卽戎矣此是諸侯朝會於王各修戎事之職按王制云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卽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歟

李曰退之言尊周得其旨矣七年五年字誤當究其詳吾謂周禮大宗伯云殷頰曰視鄭義曰殷頰一服朝之歲也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又大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王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

量成半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以是究之蓋天子卽位元年諸侯畢朝謂之一服朝爲始也六服凡六年終至七年又復始矣十一歲王撫諸侯禮終至十二年又亦如初故鄭註宗伯職云元年七年十一年皆舉其始也

韓曰噫習之可謂究極聖人之奧矣先儒但以攻戰爲卽戎殊不思仲尼教民尊周謹朝聘所以警當世諸侯舉七年而元年十一年從可知矣

憲問第十四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曰雖君子猶未能

備

韓曰仁當為備字之誤也豈有君子而不仁者乎既稱小人又豈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李曰孔註云備是解其不備明矣正文備作仁誠字誤一失其文寢乖其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也

韓曰為己者謂以身率天下也為人者謂假他人之學以檢其身也孔云徒能言之是不能行之失其旨矣

李曰孟子云堯舜性之是天人兼通者也湯武身之是為己者也五伯假之是為人者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韓曰子貢慮門人不曉仲尼言我無能焉故云自道以明有能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曰比方人也

韓曰不暇比方人者其旨安在吾謂義連上文云夫君子

自道者我無能此是比方君子之言也惟子貢明之故門人記子貢方人四字下文曰賢乎哉善子貢能知我比方

人耳復云不暇者終自晦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韓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謂別段非謂上文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作七人非以隱避為作者

明矣避世本無爲作者本有爲顯非一義

李曰其然乎包氏所引長沮已下苟合於義若於作者絕未爲得吾謂包氏因下篇長沮桀溺云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遂舉此爲七人苟聯上義殊不知仲尼云鳥獸不可與同羣此則非沮桀輩爲作者明矣又況下篇云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七人豈得便引爲作者可乎包謬不攻自弊矣

韓曰齊魯記言無不脫舛七人之數固難條列但明作者實非隱淪昭昭矣

李曰以作者之謂聖之義明之則理道明矣

韓曰仲尼本旨誠如此乎但學者失之云耳

原壤夷俟子曰老而不死是謂賊以杖扣其脛馬曰夷俟也孔曰扣也

韓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爲夷俟踞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既責其爲賊又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曰本末立不可教以末事

韓曰俎豆與軍旅皆有本有末何獨於問陳爲末事也鄭失其旨吾謂仲尼因靈公問陳遂譏其俎豆之小尙未習安能講軍旅之大乎

李曰俎豆宗伯之職軍旅司馬之職皆周禮之本也鄭以爲末事皆乖仲尼本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溫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韓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溫見下文一段爲得李曰濫當爲愠字之誤也仲尼因由愠見故云窮斯愠焉則知之固如由者亦鮮矣

子張問行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夫然後行

包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倚車輓

韓曰參古驂字衡橫木式也子張問行故仲尼喻以重乘立者如御驂在目前言人自忠信篤敬坐立不忘於乘車之問

李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與此意同包謂驂爲森失之矣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出之謂言語

韓曰操行不獨義也禮與信皆操行也吾謂君子體質先須存義義然後禮禮然後遜遜然後信有次序焉

李曰上云君子者舉古之君子也下云君子哉者言今之學者能依此次序乃能成君子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包曰有古

之良史有疑則闕之有馬不調良則借人乘習之

韓曰上句言已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削也

譬如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之非已所學耳

李曰上云吾猶者是喻史官闕文下句更喻馬不可借他人今亡者言吾今而後無此借乘之過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正其道不必小信

韓曰諒當為讓字誤也上文云當仁不讓於師仲尼慮弟

子未曉故復云正而不讓謂仁人正直不讓於師耳孔說加一小字為小信妄就其義失之矣

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

戎所殺平王東遷諸侯自作禮樂征伐專行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

韓曰此義見仲尼作春秋之本也吾觀隱至昭十君誠然

矣禮樂征伐自作不出於天子亦然矣若稽諸春秋吾疑

十二公引十世為證非也

李曰退之至矣觀隱公不書即位而書王正月定公不書

正月而書即位此有以見自桓至定為十世仲尼本旨存

不言哀公未沒不可言世也

韓曰其然乎吾考魯隱公書正月者言周雖下衰諸侯稟

朔不可不書也隱攝政不書即位言不預一公之數也定

書即位繼體當為魯君不書正月者不稟朔也稟朔由三

桓強盛不由公室也政去公室則自桓公至定公為十世

明矣

李曰吾觀季氏一篇皆書孔子曰餘篇即但云子曰此足

見仲尼作春秋本惡三桓正謂亂臣賊子當時弟子避季氏強盛特顯孔子之名以制三桓耳故悉書孔子曰以明當時之事三桓可畏宜其著春秋以制其強焉

韓曰深哉先儒莫之知也今驗魯論因知春秋本末惟季氏篇章學者盍三復其義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貨所囚

韓曰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至平子意如逐昭公於乾侯終季孫斯定公八年為陽虎所伐桓子即季孫斯也仲尼既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魯君臣皆失道也

李曰此又明春秋自桓至定交相驗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曰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出奔

韓曰定公九年陽貨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於晉至哀公二年陽虎猶見於左傳蓋仲尼自定哀之際三桓與魯皆衰故春秋止於獲麟厥旨深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至定公五世矣

韓曰此重言定公時事也上文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者蓋泛言之耳此云祿去公室五世及下文云政逮於大夫四世皆指實事言也

李曰重言之知仲尼閱魯為三桓所奪臣主俱不振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

李曰註亦重解季氏當定公時季孫斯為陽虎所伐極則

衰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曰三桓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

李曰仲尼魯哀十一年自衛返魯使子路伐三桓城不克至十四年叔孫氏西狩獲麟仲尼乃作春秋始於桓終於定而已三家興於桓衰於定故徵王經以貶強臣三桓子孫微者諭默扶公室將行周道也

陽貨第十七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韓曰時當為待古音亦作峙南人音作遲其實待為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孔曰慎所習上

智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為賢

一韓曰上文云性相近是人可以習而上下也此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與此篇二義兼明焉

李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性命之說極矣學者罕明其歸今二義相戾當以易理明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利貞者情性也又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謂人性本相近於靜及其動感外物有正有邪動而正則為上智動而邪則為下愚寂然不動則情性兩忘矣雖聖人有所難知故仲尼稱顏回不違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蓋坐忘遺照不習如愚在卦為復天地之

心邃矣亞聖而下性習近遠智愚萬殊仲尼所以云困而不學下愚不移者皆激勸學者之辭也若窮理盡性則非易莫能窮焉

韓曰如子之說文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道順乎承天不習无不利至哉果天地之心其邃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至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韓曰仲尼畏三桓不欲明言往公山氏又不容順子路當季氏故言吾為東周東周平王東遷能復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測

李曰孔謂與周道於東方失其旨矣

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曰晉大夫趙簡子邑宰不

韓曰此段與公山氏義同有以知仲尼意在東周雖佛肸小邑亦往矣

李曰此自衛返魯時所言也意欲伐三桓子路未曉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

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曰六言六蔽者

信直勇剛也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賊者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

韓曰此三言是泛舉五常之有蔽也不言禮與義畧也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韓曰絞確也堅確之義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曰狂妄也詆觸也

韓曰此三者指子路辭也由之為人直勇剛故以絞亂狂

戒之耳

李曰深乎聖人戒子路先舉仁智信以不學為蔽况直勇

剛豈可不學乎孔註不分奧旨退之其精矣乎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

正牆面而立也與

馬曰國風之始三綱之首人而不為如面牆而立

韓曰吾觀周南蓋文武已沒成王當國之時也且爽分陝

故別為二南戒伯魚當知此耳

李曰子夏云王者之風繫周公諸侯之風繫召公由是知

仲尼刪詩首周南者本周公也列國之風首衛詩者次以

康叔也周公見興周之迹康叔見革商之俗不知此義者

面牆立也宜乎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鄭曰所貴安上

治民馬曰所貴移風易俗

韓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詞也馬鄭但言禮樂大畧其精

微

李曰慮伯魚但習二南多知蟲魚鳥獸而已不達旦爽分

治邦家之本也但習玉帛鐘鼓而已不達雅頌形容君臣

之美也有以知詩者禮樂之文玉帛鐘鼓禮樂之器兼通

言言全角卷一
即得禮樂之道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鄉原

德之賊也

孔曰荏柔也內柔佞也周伯鄉向也古字同

韓曰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迳從原柔後人遂誤內柔爲鄉原足以明矣

李曰義連上文內荏古嵐字亦類柔字蓋仲尼重言內柔者詐爲色厲則是德之賊也

韓曰外柔而內厲則尚書所謂柔而立也若外厲而內柔則是穿窬盜賊爾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

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

韓曰此義最深先儒未之思也吾謂仲尼非無言也特設此以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忘言至於默識故云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於德行科也

李曰深乎聖人之言非子貢孰能言之孰能默識之耶吾觀上篇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下一篇陳子禽謂子貢賢於仲尼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猶天不可階而升也此是子貢已識仲尼天何言哉之意明矣稱小子何述者所以探引聖人之言誠深矣哉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

注孔

日三人行異而同一仁以其憂亂寧民

韓曰殺身成仁比干以之微箕二子校之劣焉仲尼俱稱仁別有奧旨先儒莫之釋也

李曰聖人先言微子以其先去之也後言比干以其諫之晚矣中言箕子則仁兼先後得聖人中焉

韓曰箕子明夷與文王同乎易象尚書洪範見武王伸其師禮然則箕子非止商之仁也蓋萬世之仁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

聖道難行故言老不能用矣

韓曰上段孔子行是去齊來魯也下段孔子行是去魯之

衛也孔子惡季氏患其強不能制故出行他國

李曰按史記孔子世家子在衛使子路伐三桓城不克此是仲尼既不克三桓乃自衛反魯遂作春秋春秋本根不

止傷周衰而已抑亦憤齊將為陳氏魯將為季氏云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注曰施易也

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韓曰周公戒伯禽多矣仲尼獨舉此諷哀公不親信賢人爾施當為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如此則大臣無所施

矣謂施為易非也

李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謂他人易已之謂是親戚之親吾謂作親近之親為得

子張第十九

子貢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曰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韓曰孔註謂大德不自踰法非也吾謂大德聖人也言學者之於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闕爾小德賢人也尚可出入窺見其奧也

李曰防閑之閑從木義取限分內外故有出入之踰孔註便以閑訓法非也況大德之人豈踰法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韓曰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是其旨矣

李曰家語云魯人有父子訟者孔子為司寇同牢獄繫之父子皆泣子曰上失其教民散久矣皆釋之此有以見哀矜其情不喜施刑罰之驗也馬謂勿喜得其情失之矣

堯曰第二十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包曰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

韓曰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隱桀之罪也包以桀為帝臣非也

李曰吾觀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此是湯稱帝臣明矣疑古文尚書與古文論語傳之有異同焉考其至當即無二義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曰財物當與人而至吝當於出納者有司之任非

人君之道也

韓曰猶之當為猶上也言君上吝嗇則是有司之財而已

李曰仲尼先言虐暴賊三者之弊然後言君上之職當博

施濟眾為已任也按古文出且二字相類明知誤傳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韓曰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

論語筆解卷下終

皇清嘉慶十有二年歲在著雍執徐陽月昭文張海鵬較梓

論語意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論語意原四卷宋鄭汝諧撰汝諧字舜舉號東谷處州人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仕至吏部侍郎浙江通志云中教官科遷知信州召爲考功郎累階徽猷閣待制振孫去汝諧世近疑通志誤也是編前有自序稱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論語之義顯謂諸公有功于論語則可謂論語之意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予于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旣斷以已說復附以諸公之說期歸於當而已又稱初鈔板于贛于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鈔于池陽則汝諧此書凡再易稿亦可謂刻意研求矣

論語意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論語意原四卷宋鄭汝諧撰汝諧字舜舉號東谷處州人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仕至吏部侍郎浙江通志云中教官科遷知信州召爲考功郎累階徽猷閣待制振孫去汝諧世近疑通志誤也是編前有自序稱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論語之義顯謂諸公有功于論語則可謂論語之意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予于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旣斷以已說復附以諸公之說期歸於當而已又稱初鈔板于贛于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鈔于池陽則汝諧此書凡再易稿亦可謂刻意研求矣

書錄解題載論語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尚別有一書適與同名然振孫載詩總聞訛爲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題則確爲王質之書疑所載者卽汝諧此書偶未攷其名也真德秀序稱其學出于伊洛然所說頗與朱子集註異如以衛靈公問陳非不可對乃有託而行以子賤爲人沈默簡重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備一解至以使民戰栗爲魯哀公之語以見善如不及二節連下齊景公伯夷叔齊爲一章則太奇矣然綜其大致則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稱其言雖異于先儒而未嘗不合義理之正朱子亦曰贛州所刊論語解乃是鄭舜與侍郎著中間畧看亦有好處是朱子亦不以其異已爲嫌矣

原序

山谷鄭公之學本於伊洛諸君子而沈潛玩繹必求至於深造自得之地易與論語皆其用力書也德秀於翼傳已序其篇末矣至讀意原則以己意而逆聖人之志蓋多得之於八佾篇謂其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大指與春秋相表裏於子賤章謂其爲人沈厚簡默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爲君子於聞韶章謂以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聖人蓋傷之於三仁章謂微子之去爲去王朝而之國非歸周也若是者不可殫書其言雖若異於先儒而未嘗不合於義理之正有微顯闡幽之益而無厭常求異之過蓋信乎其自得也前輩問學之不苟如此可以爲法矣建安真德秀書

跋

意原之作蓋將發明先聖之奧旨而爲學問有成者之助也先君留心於此殆將終身昔者嘗鋟於章貢豫章晚歲繇禁橐守池陽取二本而較之刪潤殆居其半踐履益至議論益深迺知學問固未始有止也如岡來閩歲餘思所以淑諸人謹取池陽本鋟木以廣其傳且求印可於先覺君子庶無負先君之素志紹定壬辰夏五旣望男朝請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如岡謹書

右大父鋟板澄清堂跋語板旣亡墨跡不復存求之遺藁謹錄於茲因可攷西山先生追序之歲月也孫陶孫謹書

曾大父東谷先生宋紹熙初繇江南西路提點刑獄遷轉
運副使會帥府諸臺適皆闕官躬佩五司之印而總聽之
曾不知其爲煩劇也暇則詣學親爲諸生講析疑義未幾
被召取所著論語意原捐金畀學官鋟板以便學者之玩
繹蓋豫章此書之自始也後百十有八年陶孫叨忝勸學
江右一日諸生有口講子在齊聞韶一章以爲揖遜之樂
作於僭竊之國宜夫子聞之而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坐
人有咋咋責其叛于集註者以父師所傳授對蓋意原之
說然也因訪舊板存否則散軼久矣曾大父此書晚年更
定尤簡而要暨繇小宰出刺池陽日亦嘗鋟板學官刻之
亦不復存遂取家藏者以應諸生之求教授嚴陵姜材之

願得重鋟以補其亡陶孫學術荒陋無以私淑忝其祖甚
于此何敢靳因念自晦菴先生集註之行於世學者往往
不復求自得之學間有取集註以前先儒之說者輒遭驚
詫以爲叛于考亭西山先生亦嘗追序意原矣西山豈叛
考亭者哉理本無終窮學者尚不可以集註自畫況可謂
集註之外可盡廢乎此非不肖孫之私心迺學者之通論
也旣增鋟西山先生敘文復贅數語卷末或者議其泥于
家學陶孫則知過矣然亦天理人情之所在也至大初元
歲次戊申孟夏朔曾孫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陶孫
謹書于公廨之尊經堂

皇清嘉慶十四年歲在屠維大荒落元月昭文張海鵬較梓

自序

或問鄭子曰論語之書釋者甚多子復爲之說不亦贅乎余曰非贅也聖人之言溥博淵深非若諸子可俄而測度也漢唐以來鮮有識其旨者本朝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此書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此書則可謂此書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何者言有盡旨無窮譬之山海之藏隨取而獲取者雖夥未見能竭其藏也學者志於自得而已徒取信於他人之得不知反我心以求其得是謂口耳之學君子無取焉余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殫思以求其指歸積有年矣日進月化頗窺聖心之萬一旣繼以已說復附以諸公之說理之所在不知其出於人也出於已也期歸於

當而已雖然余豈敢自以為當哉尚賴同志者有以教告之
東谷鄭汝諧序

論語意原嘗鈔版於贛於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
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鈔版於池陽今之所見稍異於昔若
得若失必有能辨之者紹興甲寅汝諧書

論語意原目錄

卷一

學而第一

八佾第三

公冶長第五

卷二

雍也第六

泰伯第八

鄉黨第十

卷三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為政第二

里仁第四

述而第七

子罕第九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卷四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論語意原卷一

墨海金壺 經部

宋 鄭 汝 諧 撰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數語蓋孔門入道之要故以為首章古人之學必有入處於所入處而用力焉是之謂習顏子之克己曾子之三省皆習也習曰時習非曰無時不習也當其可之謂時也譬之嬰孩其始無一能焉已而學言則能言也已而學步則能步也已而學揖遜學數與方名又皆能也每進一等則一時也其進之之時豈不大可說乎學者日知其所亡

月無忘其所能其知也其能也果何物哉皆習之而有得也所說在我非外慕也在遠之朋何自而來耶一氣生春萬物潛動水必流濕火必就燥志氣之合相與涵泳於太和之中其樂顧可量哉至此則舉天下之物不足易吾之樂人之知不知於我無分毫損益也猶之八珍之美惟食焉而後知味彼不我知者蓋未嘗食也以其未嘗食而愠其不知味豈理也哉三千之子所以依依於洙泗之上雖患難窮困不肯舍去者蓋深造此境熟知此味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周衰之時天理絕滅視犯上作亂之事如蹈衽席然此其禍何自而生哉生於本心之亡也有子推本而言之曰使其孝弟烏能犯上苟不犯上烏能作亂傷之之辭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道難名也仁可見也故先之以道又申之以仁也仁道至大孝弟乃仁中之一事爾然聖賢之教人必自近者始教之以道與仁彼不知何者爲道何者爲仁惟告之以孝弟皆知所自入矣孟子又慮爲孝弟者無所入乃指疾徐之行以誘之其言愈近其理愈切聖賢立教之意其至矣乎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仁者人心之天也不仁者以僞滅天也剛毅木訥何以近仁其本心存也巧言令色何以鮮仁去本心遠矣聖人察

其外之所以異而知其中之所存曰鮮曰近有是理也不敢必以其外而斷其內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爲人而謀忠乃在我交乎朋友信乃在我傳業於人習乃在我凡與物接者皆以省諸身合彼己之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二之也以其成己者而成物一之也三省至矣故以一貫語之三省者用力之地一貫者悟入之時古人之學其始卒皆可攷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猶大路也謂其必出於此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學有本有文世之爲子弟與父兄之教子弟者皆文也非本也能言則學應對之文少長則學進趨之文成童舞勺文也數與方名亦文也進而至於誦詩讀書習禮閱樂無非文也文固不可不學其本則固有在矣孝弟謹信博愛親仁所以爲賢爲君子者皆自此出必學乎此以其餘閒之力而學文是之謂務本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味此數語乃誠懇篤實者之爲也凡天資之美者學以進

之其不美者學以化之以誠慤篤實之資而行於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不學固不害其美學焉則可進於光明盛大之域子夏之言非教人以不必學也言爲學之本在是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主忠信尊德性也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內外交相養之道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天理之在人心未始亡也利欲惑之則忘其初矣列國之諸侯非必人人爲崑瑣爲檣杪也乍見聖人盛德之容其誰不欲與之謀其政乎惟其道大莫能容是以始雖謀之終必棄之當夫子皇皇於七十二國豈可謂無所求也哉然夫子之求非衆人之求也求行吾道以澤天下爾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觀字微旨也宜深味之若曰從其志述其行則不可爲通訓矣禹不遵治水之績蔡仲不免於率德改行父有爭子然後不陷于不義曰觀其志觀其行人子當以心體之雖有可改者三年居喪之時未可遽改所以立萬世之法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之體至敬而其用貴和先王之道以斯爲美事無小大皆由此道也其有所不行者以其一於和而不以禮節之是以不可行也下言亦不可行乃申言上文有所不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一節明近似者易以差也言貴於信行貴於恭學貴於有所因三者皆正理然不可不謹其差也信者守其必然義則權其可否信不近義則其信差矣其言不可復也恭者一於卑遜禮則稱物平施恭不近禮則其恭差矣必至於自取辱也因者因於人親者親切也孟子之學因於子思子思之學因於曾子因而不失其親也莊周之學因於田子方子方之學因於子夏因而失其親也莊周之學傳之而弊孟子之學萬世可宗差與不差之間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切磋琢磨學問之事也苟非學問則所樂者何事所好者何禮此子貢能知其所自來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居中不動而眾星共之然後見北辰之尊在上無為而天下歸之然後見聖人之德以心感心坐制羣動德之為用大矣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刪詩斷之以此案小爾雅蔽斷也書經所用蔽字多作斷解如惟先蔽志不蔽要囚之蔽皆斷義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論聖人者皆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此成聖之事所以成聖者未有不由學以進也然人之質有上下昏明之異故其進有遲速分量之殊所以必資於學者則一也彼愚而不學者失其本心其少也昧而無知其壯也剛而多欲其老也耄而貪得終身行於血氣之中泯焉而後已其有志於學者則以天理而勝人欲或有所未能勝於是其有作輟焉有間斷焉其上好學若顏子者人欲雖消天理雖復猶未至於從容而中也惟聖人心地明白自志學至於從心皆能次第言之至於不踰矩則與天為一無適而非天也是謂自誠而明是謂至誠無息是謂純亦不已

舍是而論生知非知聖人者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懿子僖子之子也昭公反自楚僖子以不能相禮爲病乃講學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屬懿子於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懿子以孝爲問答之以無違懿子不復致疑者謂夫子教之以無違其父之命而學禮也然聖人之意不止於是故以無違之旨告於樊遲使之終其身不忘其親也亦使學者知無違之旨非謂惟父令之從也孟武伯懿子之子也彼以其父學於聖人亦從而問孝焉武伯欲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武伯怒襲成成有司使武伯鞭之懿子之卒成人奔喪弗內卽此觀之武伯貽憂於其親可知矣推此二事則知告子游子夏者無非中其事親之失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顏子見其堅高見其前後見其所立卓爾不言之際猶有所覺聞言而解尚何俟於辨問乎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至理藏於人心猶淵泉也濬之而益深導之而必達汨之
以塵土則洿濁而已故者昔之所得也新者今之所見也
以昔之所得者紬繹之溫習之而今之所見者又日新焉
在我者有所覺斯可以覺他人也

子曰君子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不徒言焉而踐其實則君子之名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疑似之際必深辨之驕泰和同皆此意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聖人之所辨者疑似而已若異端之於吾道如黑白如東
西夫人皆知之何必攻也後世好與釋老辨者蓋未識聖
人之心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聞見未爲得也知之而後有得
也道猶嘉肴也食焉則知其味得之聞見者皆未食也子
路失之過取故告之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
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耕也餒在其中耕豈期於餒哉學也祿在其中學豈期於祿哉曰在其中所以平其心也子張堂堂色莊志在務外不致詳於言行之際則多聞多見祇以爲累爾飲食陳於吾前必擇其可食而食焉不擇而食病之階也言行非必得祿也因其問祿以是救其失焉爾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澄源正本聖賢之事季康子何足以知此聖人之言不爲人貶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信存於吾心至隱微也而交於天下者在是信非惟信其言也有一不誠於吾心則非信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以十世爲問問其事也百世可知者言其理也使子張能悟此理則知所問之失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二者之心所屈則一

八佾第三

春秋之辭有微有顯有婉有直觸於心者有輕重故見於辭者有淺深天之爲怒也有疾風有驟雨有雷霆其爲物不同其爲怒則一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百世之下誦其言遡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當時之亂臣賊子聞之而不知懼可見天理之絕滅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偃然不以動其心不忍之心滅矣疾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是詩指天子辟公爲言夫人知其不當用而三家者用之其愚甚矣直曰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人心也禮樂之起本於人心也不仁則陵犯乖爭無所不有尚何取於禮樂乎鄙之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

寧戚

禮之有本末猶之形影源流也後世忘禮之本猶遺形而求影舍源而沿流也禮之始惟儉而已聖人以其太陋也

故爲之宮室以文其檜巢之居爲之俎豆以文其汙尊之
飲喪之始惟戚而已聖人慮其傷生也故節之以三日之
食使之不滅性節之以三年之制示之以有終禮之文喪
之節所以納之於中也後世乃因文以爲質因節而爲儉
以奢視儉以易視戚雖均爲失中然戚與儉不失其本而
奢與易則末流之弊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諸夏雖有君僭竊陵犯與無同也夷狄不爾而諸夏乃爾
傷之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以知禮之事歸之鬼神言在人者見聞習熟皆無足責矣
所以深罪冉有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
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絢飾也素質也夫有容者皆可爲絢飾何以笑之倩目之
盼有此素質者而後可爲之此子夏之所疑也蓋繪畫之
事以素爲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未有能勝其質者有事君
之誠斯可言朝見會同之禮有事親之誠斯可言溫清定
省之禮禮非爲可後也所以爲禮者固有其本也忠信之
人可以學禮之言蓋起於此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杞夏之後宋商之後魯周之後杞宋亡夏商之禮以無文獻可證也若魯則不然以文則有典籍以獻則有夫子魯之君臣莫之攷證何也夫子意不在杞宋託杞宋以見其意特於魯則微其辭爾禘大祭也灌祭之始也自灌以往不欲觀始末皆失也或人聞之乃以禘爲問聖人言之則未免於非魯故曰不知也終於不言則其義不明故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卽灌而不薦之義此深告以禘之說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再加以子曰與上文意不相屬因論祭而類於此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奧者室之西南隅竈者五祀之一祭五祀者必先祭於其所而後迎尸而祭於奧奧有常尊不若竈爲親近故託祭以爲諷聖人亦因祭而對以無所禱也觀其辭則正而不迫玩其意則凜然而不可犯雖雜於他書之中亦識其爲聖人之言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從周者從文武周公之法度也從先進者不以文滅質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
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之言也夫子釋之曰所以不主皮者爲
其力之不同科科等也主皮貫革也不以力强人此古者
忠厚之道故思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說者謂魯自文公不視朔惟用餼羊故子貢欲去之此未
之深攷也春秋書文公四不視朔皆以疾也使視朔之禮
因文公而廢則當書初不視朔如書初獻六羽初稅畝之

類特書四不視朔是餘月猶視朔也古者天子以季冬頒
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藏於祖廟每朔則以特羊告廟
請而行之子貢之意謂四時各有祭廟之禮請朔於廟告
焉可也不必用餼羊也夫子之意若曰夫禮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告朔用羊其來已久魯之君臣方且日怠於禮去
一餼羊未害也彼謂先王之禮皆可隨時而廢廢之不已
將至於泯滅矣是所愛者一羊而於禮則無所愛也識慮
之近遠於此可見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夫子盡禮於其君孟子乃謂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孔孟非
固爲異也孔子尊君孟子尊道孔子之道固尊也不自尊

而尊君所以勵犯分之臣然不失其爲尊道也孟子之道人未之尊也藐其君而自尊所以勵枉己之臣亦無害於尊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夫子言君使臣臣事君各欲盡其道而已至孟子乃有土芥犬馬國人寇讎之喻夫子之時君臣之失道猶未淪胥也至孟子之時君臣直以利合遂相與爲施報矣雖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孟子之言固有所激然聖賢之分可見於此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未得窈窕則哀之其哀有所止故不傷旣得淑女則樂之其樂有所止故不淫出於閨門者其情若此形於家邦者宜其有騶虞之化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

喪國之社則屋之故國存則社存國亡則社亡凡言國之存亡者必曰社稷云夏之社以松商之社以柏周之社以栗是三木者至堅且久三代以是示社稷久存之義且使後世知所持循保守也哀公心存殘忍以栗爲使民戰栗宰我聞之而不復辨是以責之曰汝欲成遂其殘忍之事故不說不諫乎汝以失之於旣往而不復咎之乎不能隨

事正諫之宰我之失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仲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必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管仲方以禮與信正桓公其肯為是乎此必齊桓公以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以為仲所當得仲亦偃然受之不以為過所以特明其器之小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

子為木鐸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稱夷齊以為賢歎武樂而未盡善所以深明武王不得已之心而存君臣之大義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刑政法度修矣不寬非所以泄下威儀文物備矣不敬非所以為禮棺槨衣衾美矣不哀非所以居喪寬也敬也哀也皆內心之發也凡不出於內心其末不足觀也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聖人於仁智常析而言之至論不能處仁者則以爲不智然則以多知爲智而未嘗知仁非聖人所謂智也里居也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旣曰能好能惡又曰無惡蓋以是反覆明仁人之心也志於仁者無一念不存乎仁其視萬物同爲一體體有貴賤皆天理也世豈有好耳目而惡足髀者哉無名之指屈則求信非以其屈而惡之也民之秉彝與我無間不仁而喪其良心矜之而已雖謂之無惡可也曰能好惡人所以明

性情之正曰無惡也所以明體物之心言雖不同其歸則

一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說者謂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非也聖人嘗言得矣曰見得思義曰戒之在得曰先事後得得之爲言謂於利有獲也兩言不以其道得之初無二意惟曰富貴固人之所欲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得則可富貴矣然君子不處此富貴也貧賤固人之所惡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則不貧賤矣然君子不去此貧賤也以富貴貧賤反覆見意欲人人知此理是以互言之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仁則公不仁則私公者天理私者人欲夫子言仁每每以好惡爲言蓋人欲之私莫甚於好惡也同乎己者好之異乎己者惡之事適於吾心則好之拂於吾心者則惡之好惡百出無非行於人欲之中人欲之勝天理之滅也人皆曰好仁私情亂之故所好者未必仁人皆曰惡不仁私情亂之故所惡者未必不仁如使所好者誠仁不可以有加

矣所惡者誠不仁則不善者不能親其身矣惟其所好非所好所惡非所惡是以終其身不至於仁宜聖人歎其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仁人心也不見此心者偏黨蔽之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無古今無存亡覺此則死生之變猶夜旦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上有德則禮義明教化行固君子之所安也上有刑則善

言言意原卷一
有所怙惡有所懼亦君子之所安也小人則不然有土以居之則苟安重遷德則非其所知也有惠以私之則樂其所養刑則非其所利也君子小人識慮之遠近用心之公私於此分矣當時之君既無德政又無刑章何以懷君子爭城爭地民不得一日安其居重征厚斂未嘗有以惠其下又無以懷小人矣君子小人皆失其所是以微示傷歎之意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貫之道物我同歸自本根而爲枝葉爲華實人見其異未嘗不一也聖人之道自盡己之性至於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至於盡物之性盡物之性至於贊天地之化育烏有二致哉曾子之於三省用力既到所造亦深夫子知其可以語此故呼以告之告之而無疑辭聞之而不復致詰以水投水泯然無間此孔門之心學也程氏曰忠者體恕者用謝氏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或謂曾子姑以忠恕語門人者此不識忠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一約非止於不泰侈也凡為學修身處事應物之理裁之使

近於本而不至於放蕩雖未合於中其失亦鮮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謂之獨行無徒者必非可傳可繼之行德者人心所同然

安有德立而無親近之者乎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必以其

類應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在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寡過之人也邦無道免於刑戮保

身之人也以女妻人所取者如此而已亦足以見聖人不

求備之心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釋者謂子賤之賢非得魯之君子薰染漸漬安取其為君

子夫舍其人之善而不稱乃歸於他人之漸染非聖人忠厚之言蓋子賤之爲人必沈厚簡默不祈人之知者自非魯多君子孰能取其爲君子也觀子賤之爲宰不下堂彈琴而化則其氣象可知使其生於他邦與謀臣說士混然而竝處則子賤之賢亦無以自見於世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顏閔以下惟子貢晚年爲有所得識夫子性與天道於文章之中知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此非嘗試之言有所覺也一旦自以何如爲問必其心境昭明以其所以日改月化者就聖人求質之爾許之以器器者成材之稱也器有大小有貴賤瑚璉乃清廟可貴之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聖人於羣弟子所得之處時發其機而叩擊之警策之彼確然自信者必不惑於聖人之言若漆雕開未之能信是也子路聞乘桴浮海之言躍然而喜是墮於轉徙之中矣

曰無所取材所以深中其病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聖人擬人必以其倫以回也孰愈爲問可見賜之所得已奔軼於顏子之後矣二子之優劣聖人豈不知之必使賜自言者欲見賜之覺與未覺也聞一知十因始而知終也聞一知二因此而知彼也賜非特自知亦深知顏子之蘊故曰吾與女弗如也使爲臆度之說必有以警之而亦弗與之矣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裂眚之怒異乎嘻笑責之嚴所以誨之切不可謂誅絕之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其言則是其用力則未到故激而進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至難言也夫子寓之於文章之中惟子貢能聞

論語意原卷一
之三
之至孟子則諄諄然言性善言天道夫子示人以其端欲
學者至於自得孟子闡其祕以示人欲天下皆可知夫子
之設教元氣也雨露所滋萬物自遂孟子之設教生物也
旣栽培之又灌溉之孔孟之心則一所以爲聖賢者固有
分量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聞而必行猶飢而必食旣食矣惟恐美味至於吾前而食
之不逮不幾於貪乎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
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橫渠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與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
智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
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觀文子言備豫不虞古之善教想其臨事之際必慮而後行故人以三思稱之然天下之理不出於善惡利害是非得失之兩途思此而復思彼其去取從違可坐判矣再思而加以三思則兩者紛亂私情或復生也文子以臧文仲事君之禮奉以周旋終不納莒僕之姦必思而後行也宣公之立實篡也文子爲之納賂於齊以請會豈未之思與大抵聖人無思感而遂通賢人謹思之力行之如其中無所見且無所守雖多思也奚益曰再斯可矣有不盡之深意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智而用智智者能之智而用愚非智也幾於道也甯武子事衛成公公出奔武子盟國人而復之既而爲衛侯爭訟於晉晉以武子爲忠而免之卒囚衛侯武子職納橐餽焉成公無道之君也武子事之而不去而又與之周旋於患難之中武子之愚固非尸位避事而竊君之祿也亦非忘君徇身而輕去其國也想其深見遠識行之以無事處之以沈晦雖仕無道之邦亦可以自免後世竊此說而爲身謀者非甯武子之愚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匡人之難則曰文不在茲乎在陳之厄則念斐然成章繫辭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不獨易也聖人明憂患與故且知道之不可復行於世也是以述作之心生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子貢問夷齊曰怨乎又曰怨是用希每以怨而疑夷齊何也夷齊之父舍長而立少遂使少長俱不立不足於父子之間也二人俱出奔而舍其宗祊不足於兄弟之間也紂爲無道辟於北海之濱武王之興未免叩馬而諫不足於君臣之間也不容於國不容於斯世餓於首陽采薇而食凡世之所謂不堪處者夷齊皆甘心矣疑其必有怨也惟夫子洞見其心稱之以求仁而得仁夫仁者之念無非天理惡事經於吾心惡人見於吾前如覘消雪未嘗凝留夫何怨之有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或謂微生高委曲以遂其直非失之於徑情直行以是取之非也直者真情也真情之中不應有僞所謂委曲者猶水之避礙也苟非有礙何避之有使當時有以急難告微生高者高不委曲以應之則爲固而不通矣乞醢細故也有無可以情告而乃乞諸鄰以與之是爲僞以悅人也推此心以往凡可委曲爲僞者皆爲之矣聖人於其微者察之知微生高之非直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論語意原卷一

